



杨小佛

口述历史

杨小佛口述  
朱玖琳撰稿



ORAL HISTORY

上海市文史研究馆  
口述历史丛书



上海书店出版社  
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

# 杨小佛口述历史

杨小佛 口述 朱玖琳 撰稿

## 图书在版编目 ( CIP ) 数据

杨小佛口述历史 / 杨小佛口述; 朱玖琳撰稿. —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15.10

(上海市文史研究馆口述历史丛书)

ISBN 978-7-5458-1065-3

I. ① 杨… II. ① 杨… ② 朱… III. ① 杨小佛—回忆  
录 IV. ① K82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131283 号

---

责任编辑 王 璇  
技术编辑 丁 多  
装帧设计 邝书径

---

杨小佛口述历史 (上海市文史研究馆口述历史丛书)

杨小佛 口述 朱玖琳 撰稿

出 版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o)  
发 行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印 刷 江阴金马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40×965 mm 1/16  
印 张 14.5  
字 数 180 000  
版 次 2015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458-1065-3/K.180  
定 价 44.00 元

## 编撰说明

上海市文史研究馆成立于1953年6月，首任馆长张元济先生由毛泽东主席提名、时任上海市市长陈毅亲聘。建馆六十余年来，上海市文史研究馆由历任市长共延聘近1200名馆员。馆员专业遍及文化历史、金石书画、新闻出版、教育学术、戏剧电影、传统医学、传统体育等多个领域，多以深邃造诣、杰出成就和一定的社会影响，成为专业翘楚乃至具有代表性的知名之士。他们在人生和事业道路上所经历蕴积的波澜起伏、经验见识和丰富阅历，是具有多重价值的宝贵的人文历史资源。

为了充分发掘文史馆馆员群体所特有的珍贵而丰厚的人文历史资源，保存历史记忆，记录时代风云，推动口述历史研究工作，上海市文史研究馆于2013年7月正式成立上海市文史研究馆口述历史研究中心。著名历史学家、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姜义华和熊月之先生联袂担任中心主任。中心成立后，即聘请沪上学有专长的十位文史学者担任特聘研究员，启动上海市文史研究馆口述历史丛书(以下简称丛书)编撰项目。为了保证丛书的整体质量，在广泛征求各方面意见后，确定以下编撰原则：

一、丛书主要以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同时适当选取符合要求的馆外人士为访谈对象(即口述者)。

二、丛书恪守口述历史征集途经和开展过程的规范性。凡列选书目，概由口述历史研究中心先根据相关原则选取访谈对象。征得同意后，由口述历史研究中心约聘的撰稿人拟定采访提纲，经中心审议和口述者认同后付诸实施。访谈结束后，由撰稿人在文字笔录对比录音、影像的基础上整理成文，最终由口述者本人修订定稿。

三、丛书注重口述历史区别于一般“自传”或“回忆录”的独特性。访谈范围涉及口述者家世、经历、事业、交往、见闻等多个方面,尤其重视本人在场或参与之所历、所见、所闻、所传、所思,具有历史价值却缺乏文字资料的内容。

四、丛书本着客观的态度保存口述者的记忆。由于认识水平和记忆偏差,其内容可能与事实有出入。撰稿人应对口述中出现的人、地、物名及时、空、事件等进行必要的核对,尽量减少常识性错误,必要时可加以注释论证,亦可视具体情况在正文后面附录口述者活动年表等相关资料。

五、丛书在整理成稿并交付出版时,除了部分内容因涉及敏感暂不公开,或不得已而有所技术处理外,应努力保持资料原貌,切忌依据主观价值标准任意删除或更改,以此体现对口述者、对口述历史的尊重,同时也给口述资料的使用者保留可供继续解读和分析考证的空间。

六、丛书按照以图辅文、以图证史的原则向口述者征集和选用图片,包括照片、书信、手稿、字画、实物摄影等各种形式的图像资料,基本要求是:图片题材应该与口述内容直接关联,图片质量应该达到刊用水准,图片说明应该以新闻报道原则来撰述,时间、地点、人物、主题,基本齐全。

我们热忱希望丛书的编撰出版能拓展史料搜集的范围,能丰富读者对历史的认知,也衷心希望大家对我们编撰工作中存在的疏漏或差错,不吝批评指正,以利于口述历史的健康发展。

上海市文史研究馆

2015年6月

# 目 录

编撰说明 …… 1

一、父亲的秋水神骨 …… 2

二、“民国产婆”之女 …… 7

三、跋涉道途产“阿旅” …… 11

四、爱恨霞飞坊 …… 21

五、永失慈父 …… 30

六、惜阴堂往昔 …… 38

七、我看到的宋子文 …… 58

八、父亲与黄炎培的恩恩怨怨 …… 60

九、子民老伯蔡元培先生 …… 62

十、“世兄”鲁迅 …… 64

十一、胡适与父亲 …… 66

十二、我所知道的史量才及其《申报》 …… 68

- 十三、孙夫人的关爱 …… 70
- 十四、母亲与林语堂断绝往来 …… 74
- 十五、徐荷君及其子“鬼才”徐诤 …… 76
- 十六、莺歌燕舞话租界 …… 79
- 十七、渐闻硝烟的高中岁月 …… 83
- 十八、目睹孙夫人的两个重要历史时刻 …… 89
- 十九、我的“八一三” …… 98
- 二十、结识陈三才先生 …… 102
- 二十一、我的母校震旦大学 …… 104
- 二十二、铁蹄下的顺民 …… 111
- 二十三、听韩兰根聊蓝苹往事 …… 118
- 二十四、耿嘉基之死 …… 120
- 二十五、胡国乔弃暗投明 …… 123
- 二十六、亲历章士钊律师为叔雍舅舅辩护 …… 126
- 二十七、与孙夫人久别重逢 …… 128
- 二十八、人类史上最大的海难 …… 130
- 二十九、旧上海的黄金交易 …… 133
- 三十、难忘“弟弟斯” …… 135
- 三十一、金圆券的发行与崩溃 …… 137
- 三十二、房客夫妇是地下党 …… 139
- 三十三、军管会接管航政局 …… 148
- 三十四、解放嵯泗列岛亲历记 …… 150

三十五、锒铛入狱 ……	155
三十六、听黄金大盗吹牛皮 ……	158
三十七、劳改农场看“陪斩” ……	161
三十八、母亲去世 ……	164
三十九、黎沛华1969年被迫返沪经过 ……	167
四十、邵洵美的晚年生活和身后 ……	169
四十一、张慰慈晚年点滴 ……	172
四十二、与龚澎娘家做邻居 ……	174
四十三、花甲之年学吹打 ……	176
四十四、“文革”后的首次对外交流 ……	179
四十五、我所接触的汪道涵市长 ……	183
四十六、采访新任市长江泽民 ……	188
四十七、建议规范土地批租 ……	190
四十八、引进购房“按揭”理念 ……	192
四十九、我所知道的郭宝珠与宋庆龄的关系 ……	194
五十、伊罗生一家同我的来往 ……	197
五十一、仁者陈翰笙老伯 ……	202
五十二、与孙夫人的最后一面 ……	206
尾声 ……	221

历史这个东西，反反复复，变化太快，你很难跟上它。要使自己讲的话能经受得住历史的考验，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以不变应万变，任何时候都坚持讲真话。

我这一辈子数次目睹改朝换代的场景，从北洋政府时期到今天的人民政府时代，在汹涌的历史潮汐中，我的人生也跌宕起伏。我算是出身名门，尽管父亲曾告诫母亲不要把我当贵族养，但我的童年还是幸福无忧的，可自从父母离异和父亲突然遇刺后，我的生活便笼罩在阴影之下。国难、家难、飞来横祸，我就像汪洋中的一条小船，在一次又一次的狂风大浪中努力不让自己沉下去。然而我的确沉下去过，甚至几乎沉入深渊……

前三十年，我虽然遭遇家变，但是基本上还是沿着正常的轨道在走；随后的三十年，我游离了人生的正常轨道，在苦海中挣扎求生；苦尽甘来时我已年过花甲，在我人生的第三个三十年，一般人退休养老的时候，我终于迎来了我人生最辉煌的阶段。

我这一辈子，父亲其实从来都没有离开过我，他的影子一直伴随着我。

## 一、父亲的秋水神骨

“秋水当年神骨，古柏而今气概，华贵亦苍凉。”这既是父亲在美国留学时赠别胡适《水调歌头》中对胡的赞颂之词，也是他自身的写照。在留学美国期间，父亲给母亲的百余封情信均落款“秋水”，母亲晚年还以描摹这首《水调歌头》来怀念她的“秋水”。

我的父亲杨杏佛，名铨，谱名宏甫，祖籍江西清江（今樟树），1893年4月5日（光绪十九年二月十九日）出生于江西玉山，是杨家第五个孩子。祖母刘氏笃信佛教，因为父亲的生日乃观音菩萨诞辰日，正值杏花盛开之时，故为父亲取字杏佛。祖父杨永昌，字景周，是一名狱吏，早年在安徽徽州任职，为人忠厚，不善巴结，所以老是遭人欺负，生活不甚安定，经济也比较拮据。祖父为生计常举家迁徙，父亲从小跟随其父母历经江西玉山、江苏扬州、浙江杭州等地的多次移居。

父亲六岁在扬州入私塾读书。1905年，祖父在杭州典狱官任上因犯人逃走被判失职，处以徒刑。春节期间，年方十二岁的父亲主动代父坐牢，以换取祖父回家过年。祖父坐牢后家中生计无着，各种事情均赖祖母躬亲苦作。艰难的家境使父亲变得更加懂事，他不再嬉戏，而是白天苦读，晚上回家后就帮助祖母劳作，成为备受祖父母喜爱的聪明懂事的“五儿”。

1907年，父亲来到上海，入中国公学读书。次年中国公学闹学潮，大多数学生退出，租赁爱尔近路（今安庆路）庆祥里作校舍，另组新公学，父亲也随之转入新公学。比他小两岁的英文老师胡适曾称赞父亲是受业学生中最有理想、最有出息的一个。1909年10月，中国新公学与中国公学合并，父亲继续回到位于吴淞的中国公学读书。

中国公学的民主和革命气氛比较浓厚，当时被认为是革命党人的大本营，同盟会的《民报》在校内广为流传。在这样的校风影响之下，父亲不但较早地剪去发辫，而且喜欢看《民报》，好发议论，课余常与同学朱蒂煌、但懋辛（后成为中国公学体操教员）、李骏、张奚若、任鸿隽等人在江边堤道上散步，边吃花生，边谈时事。他经常流露出向往革命的志向，想着要为推翻清王朝效力。

在中国公学读书时，少年老成的父亲曾在寄给大姐瑾卿的照片背后自题《风入松》词：“空余热泪洒山川，岁月老车船。当时破浪乘风志，到于今，憔悴年年。寥落怕看明月，蹉跎欲问苍天。苍茫故国遍烽烟，残照泣啼鹃。伤怀怕说年时恨，恐言时，君也凄然。得酒且拼一醉，任他沧海桑田。”落款“死灰”。父亲当时不过是十几岁的少年，但是词中透露出的凄凉绝望却好似一个饱经沧桑的老人。父亲自比杜鹃啼血苦呼民贵，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而且，在生理上，呕心沥血的父亲后来也的确患上了咳血症。这首词，是他人生的谶语。

1910年，年方十七岁的父亲在新公学老师雷铁厓的介绍下加入了同盟会。

1911年8月，父亲考入河北唐山路矿学堂，录取在预科第六班，与茅以升成为同班同学。10月，武昌起义爆发，有学者曾根据父亲留下的《过武昌作》诗，断言父亲奔赴武昌参加保卫战。但是父亲从未向我谈过他的这段经历，我也没听母亲说起过。这是一件光荣的事情，如果有，他们没必要不告诉我。我曾为此当面询问过茅以升老伯，他也说不知道，只说父亲在学校放假离开以后再也没有回来过。武昌起义胜利后，孙中山先生从海外归来，被推选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1912年元旦，孙先生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父亲在临时政府总统府秘书处任秘书，负责收发组工作。秘书处秘书长是胡汉民，秘书有雷铁厓、任鸿隽、吴玉章等人。父亲之所以能担任秘书处收发组组长一职，完全归功于雷铁厓、任鸿隽的共同推荐。在秘书处，父亲与只作了三天秘书的南社主盟人柳亚子相识，志向相合

的两人迅速成为知己，父亲随即应邀于是年3月12日加入南社。但是，父亲并没有参加南社3月13日在上海举行的第六次雅集活动，那是因为南京临时政府解散在即，他是秘书，有很多善后事需要处理，所以没有时间去参与风雅。

3月下旬，南北议和，新政府总理唐绍仪携员南下接收临时政府秘书处，他宣布：愿意继续为官的，可随同北上任职。但是有一些青年工作人员如任鸿隽和我的父亲等，都不愿去北京为袁世凯服务，他们看到孙中山辞职后准备从事实业，于是联名呈文政府，要求政府资助他们出国留学，以待将来投身国家建设事业。

南京临时政府4月1日结束后，经孙中山先生批准，父亲与任鸿隽等人由稽勋局派往美国，成为中国第一批“稽勋留学生”。因为出国时间未定，父亲曾回家探亲，那一年父亲二十岁，农历二月十九日（4月6日）生日那天，在宁波代仍在狱中服刑的祖父坐牢，换他回家休息数日。父亲在日后给我母亲的信中写道：“我过二十岁的时候在民国元年，生日这一天却关在宁波拘留所（轻罪监狱），代父亲坐监。不但没人祝寿，连自己同父母都忘了此事。”

5月，父亲北上赴京，住在北京同盟会本部。同盟会原计划办一份大报，以宣传会中主张，准备请早已南归的雷铁崖来主持笔政，但是由于缺少办报经费，这事最后黄了。父亲于是应赵铁桥之邀，转任《民意报》驻京记者。《民意报》是京津同盟会革命党人的机关报，言论多针对袁世凯政权。8月，《民意报》因触怒袁世凯而被停刊。于是，《民意报》同人齐集北京，准备作最后的激战，而父亲本人则准备待孙中山由晋归来后，随之赴沪。《民意报》最终未能复刊，父亲因出国留学事已定，不久即离京南下，于11月6日抵沪，准备出国留学。

11月中旬，父亲与任鸿隽、宋子文等十一人在上海乘“蒙古号”海轮一同赴美。12月1日，父亲和任鸿隽乘长途汽车从美国纽约来到绮色佳城（Ithaca），准备入康奈尔大学读书。当日，正在康奈尔大学就读的胡适热情

接待了他们。康奈尔大学学科齐全，是全美最著名的十来所大学组成的美国大学常青藤联盟成员之一，也是当时中国留学生比较集中的学校。父亲从日后从事科学和实业的愿望出发，选读了机械工程专业。1916年8月，父亲在康奈尔大学毕业后，又去哈佛大学深造，读工商管理、经济学和统计学等，1918年5月获哈佛大学商学院商科硕士学位。

在美读书的这些留学生发现美国的社会和政治都比古老的中国好，并认为这是教育普及和科学发达的结果。于是，一批志同道合的同学经过讨论，决定出版《科学》杂志，成立中国科学社，准备回国后发展科学，振兴实业，建设现代化的新中国。1914年6月29日，父亲同赵元任、周仁、胡明复、秉志、章元善、过探先、金邦正、任鸿隽等同学一起，乘“科学救国”之志，发起成立科学社，创办《科学》杂志。1915年1月《科学》出版了第一期。接着便订出招股章程，募集股金，着手组织中国科学社。1915年10月25日，我国第一个综合性科学团体就这样在绮色佳诞生了。第一任社长任鸿隽，书记赵元任，会计胡明复，编辑部部长即父亲。社员共有七十余人，选出任鸿隽、赵元任、胡明复、秉志、周仁五人组成董事会，负责处理社务。《科学》期刊编辑部在部长职下原设有书记一职，由钟心煊担任。由于父亲与钟心煊因编务生隙，1918年3月4日，在《科学》编辑月会上，书记一职被删去，由身为部长的父亲一人总理一切。但是矛盾并未就此化解，反而更加激化，父亲觉得自己“为人眼中钉”，遂于是年5月以即将归国为由，将《科学》编辑事委托给赵元任。

在美留学期间，父亲虽因编辑《科学》事树敌甚多，但才华出众的他也有很多好友。他与胡适、朱经农、梅光迪、唐钺、饶毓泰、任鸿隽、赵元任、张奚若等均私交甚好，尤其与朱经农和梅光迪接触密切。朱经农是父亲在上海求学时结交的知己，梅光迪是父亲在哈佛大学求学时的挚友。1916年夏天，三人曾同声反对胡适的白话诗运动。但不久，父亲不仅不再坚持，反而开始仿效胡适写白话诗。

父亲遗留下的诗稿中有一首白话诗读来颇为幽怨：

## 明月

明月，明月，

天街散步，低头细语，多谢你照我千金一刻。

明月，明月，

十日无书，长窗不寐，多谢你慰我相思无极。

明月，明月，

今宵独坐，人情转烛，多谢你怜我心灰意歇。

明月，明月，

人事难言，百年草草，我劝你收拾春光休泄。

诗中的“明月”即我母亲赵志道。母亲年轻时面容姣好，自古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母亲在美国留学时身边不乏追求者。父亲在美国遇到我母亲后也迅速坠入爱河。这场恋爱闹得轰轰烈烈，性格娇蛮的母亲让父亲备尝了相思之苦，不过，父亲的锲而不舍最终还是打动了母亲。他似乎成功了。

## 二、“民国产婆”之女

我的母亲赵志道是一个普通而又不平凡的人，她字汝和，是著名的“民国产婆”赵凤昌的小女儿。母亲自小娇生惯养，养成了我行我素、敢作敢为的性格。

1911年武昌起义的消息传到上海时，母亲正在中西女塾念书，看见报纸上刊登的武昌起义消息后，她兴奋异常，就与同学刘莘漪、曾季肃、陈君平商议赴武汉投奔革命，为了避免学校当局干涉及家长劝阻，她们的事先筹划与接洽都是在秘密中进行的。当时只有张竹君女医师领导的红十字会救护队可以公开往来武汉、上海之间，于是她们就请人与张竹君商定，假红十字会名义送她们去武汉。当她们与救护队人员同登长江轮船后，船一直停泊在码头上，直至深夜还未开，而外祖父已从张竹君及友人李平书处获悉母亲等行踪，并由李引导来到船上。母亲一开始还以为她阿爸是来抓她回家的，所以躲在船舱里不肯出来。李平书向她再三解释，说她的阿爸只是来给她送衣被送旅费的。李平书费尽口舌，终于赢得母亲登上甲板与外祖父见面。出乎母亲意料的是，外祖父非但没有责难阻挠她，反而慰勉有加，鼓励她奔赴前线，并一再嘱咐她要注意冷暖。母亲并不知道，外祖父此时已倾向革命。

在船上，母亲和同学们得知民党中坚黄兴也同船赴汉，于是争相一睹黄的风采。母亲觉得黄兴平易近人，除断了一个手指头外，看上去与常人也没多大区别。当她们赶到武汉时，战事已停，但秩序尚未恢复。母亲和同学们在张竹君医师所主持之伤兵医院，从事救护工作一月有余。

救护工作告一段落后，母亲与数同学乘渡船往武昌，见黎元洪，希望

他能给她们安排以后的工作，但黎对她们说：“革命已成功，无事可派。”母亲觉得这是因为黎消极怕事。在武昌，母亲曾询问守城士兵革命后感觉如何，结果士兵回答：“吾人食皇帝俸禄，但知效劳皇上，不知其他。”由此可见，革命的理念在当时并未深入人心。

那个时候，革命者对大多数人而言是异类，而我的父亲和母亲就都是这样的异类。

因为无事可做，母亲和同学们只得返回上海。回到上海后，她发现外祖父已剪去发辫，终日在家中与各方人士讨论国事，她见到的就有孙中山、宋教仁、戴季陶，还有章太炎、张謇、汤寿潜等。惜阴堂此时已成为南北议和的中枢。

由于被中西女塾以“擅离学校，无故旷课”为由开除，母亲便要求外祖父送她去美国留学，外祖父同意了。1912年，母亲乘船来到美国。她在美国读的几所学校均是生活条件较好、费用略高的私立大学。不过当年银价高，银元9角可兑美金1元，自费留学并不困难。母亲初到美国时先入威尔斯利女子学院(Wellesley College)读书，威尔斯利女子学院是美国最为著名的私立女子大学，清末出国考察宪政的五大臣之一戴鸿慈曾在其考察日记中称此学校“程度颇高，甚有名誉”。母亲在该校读书时认识了宋美龄，宋美龄1917年毕业回国后母亲还向父亲打探过她的家庭地址。1916年9月，母亲转入孟河女子学院(Mount Holyoke College)学习化学。孟河女子学院以生物和化学见长，由化学家兼教育家来因女士(Mary Lyon)创办于1837年。学校位于麻省西部小镇南哈德利(South Hadley)，距离麻省首府波士顿仅90英里。1917年6月，母亲在孟河毕业，随后即去位于佛蒙特州的佛蒙特大学暑校(University of Vermont Summer School)进修文学与写作。是年8月，又转入麻省哈佛山白腊弗女校(Bradford Academy)学习生物，直至回国。

1916年夏，第12届美国东部中国留学生年会在麻省安陀阜(Andover)举行，母亲同陈衡哲等女友出席此会。当时，中国科学社假东

美学生年会召开之机，于9月2日至3日在安陀阜的菲力柏学院(Phillips Academy)召开首次年会，陈衡哲是与会的唯一女性。母亲在两年后的1918年3月，因为父亲的关系才加入了科学社，但那是后话。这个时候，我的父母刚刚相遇，在几乎持续将近一月的接触中，父亲迅速坠入了爱河。母亲返回学校后，父亲随即开始给母亲写信。1916年10月3日，他给母亲寄出了第一封信：

志道女士左右：

校课羈身，不得远送。事与心违，念之疚然。遥想女士此时已安居宿舍，新校风景如何？国人读书此间者甚多，或不苦岑寂也。

囑寄箱件已于昨日离此，运费七角半，余二角五分购邮票附上。

自女士等去，室中寂然若无生气。昔当课毕归来步履恐后，昨日则有“行迈靡靡”之感矣。夜间至女士等旧室巡视，有无遗物室中，黑暗以手扪之，知箱件已去。忽念离此之前一夕，境地不殊，盛衰顿异。此一月之聚会已成往事，不期来而来，不欲去而去，孰谓人生非梦耶。所愿此一月之历史不随岁月湮灭，常印吾辈之脑耳。

女士第一年校课必甚忙，若读书不乐甚望见告，朋友问答亦消愁之一道也。措词不庄，幸宥其野(uncultured 陈女士言)。即询起居多吉。

书信已转上两封 又及

铨再拜

第二天，父亲不等母亲回信就急不可待地又寄上一封，开头便道：“昨日甫上一缄，复书未至复有此书，女士必厌其烦，实则提笔时亦自笑其无谓，然心中似有物不吐之则不快，写时又不能白，状颇似贫儿见客，初似有言，颯面乃不能道只字。”他对母亲的思念之情表露无遗。

母亲很快就回了信，自此二人书信往来不断，有时甚至一日二三封。